

定靜堂叢書談略

— 兼介 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 —

／ 劉芳如



圖一 定靜堂主人林宗毅先生

定靜堂主人

定靜堂主人林宗毅先生（一九一三年生，圖一），系出於板橋著名的林本源世家。（註一）定靜堂，正是林家園邸中最大的一棟建築，廳堂內，足可容納一百多人聚會。至今猶高懸於門楣上的「定靜堂」匾額，則是宗毅先生的祖父林維源（一八四〇—一九〇五）於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所親題。（圖二）

宗毅先生年幼之際，林家的園邸仍保有十九世紀全盛時期的舊觀（註二），然而在大陸淪陷後，園邸中因為收容了眾多渡海來台的居民，以致庭園荒廢，建物毀損，失卻了往



圖三 定靜堂印(王壯為刻)



圖二 板橋林本源園邸中的定靜堂 (劉芳如攝)

日的風貌。(註二)身為林家後人的宗毅先生，雖然已僑居日本多年，但對此變遷依然甚覺惋惜，遂決定沿用故居定靜堂之名，作為自家的堂號；為文之末，每每簽署「東京定靜堂」，所蒐集的書畫，也經常鈐蓋有定靜堂的印記。(圖二)

定靜堂收藏

宗毅先生對於典藏書畫的興趣，固然是種緣於林氏家族的傳統(註四)，不過半個世紀以來，他先後由東京美術俱樂部，日台兩地的古董店和畫廊所購得的宋、明、清代書畫，總數已逾千件，與其父祖時代的規模相比，絲毫不遑多讓。

宗毅先生回憶，七〇年代起，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沒收的書畫大批流入市場，他遂常與當時任職於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的鶴田武良先生相約，前往畫店，尋訪中意的作品，每有所得，總是滿心歡愉。

雖然歷經長時間的搜尋，才慢慢積累下傲人的收藏成果，但宗毅先生似乎從未

以佔有這些珍貴文物為終極目標。他曾經在《定靜堂藏品圖錄》(一九六八)一書中表示：「如果可以對同好、研究家提供一個系統化的資料以供研究，並將中國美術的一隅介紹給世界中的美術愛好者見賞之，則如此幸甚。」(註五)

為了積極落實此番理念，宗毅先生想到了一種能夠永續傳承定靜堂藏品的好方法，那便是：讓博物館負責典藏這批文物，並且藉助公開展示，提供給有心研究者更多的便利。

民國七十二年(一九八三)，宗毅先生首先將《朱子書易繫辭》一冊，贈與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。民國七十三年(一九八四)，再追加《清董邦達畫山水簾》及《清董邦達山水冊》兩件。爾後，民國七十五年(一九八六)、九十一年(二〇〇二)更陸續有幾次大批的捐贈，總計定靜堂捐贈故宮的文物，數量已經超過兩百件。

民國七十五年，故宮彙整前三次的受贈品，出版《林宗毅先生捐贈目錄》。至九十一年，又編印《林宗毅先生林誠道先生父子捐贈書畫圖錄》。總合二書所收羅的內容，已能全盤掌握故宮定靜堂書畫的圖文資料。(圖四)

由於與東瀛學界的淵源篤厚，宗毅先生亦先後對日本的博物館有大宗的贈與。其中，捐贈給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明清及近代書畫，共計有二百餘件。(註六)而二〇〇〇年捐贈給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的近、現代書畫，更多達四百一十餘件。



圖五 《定靜堂清賞》(莊正男攝)



圖四 《林宗毅先生捐贈目錄》與
《林宗毅先生林誠道先生父子
捐贈書畫圖錄》(莊正男攝)



圖七 《定靜堂叢書》(莊正男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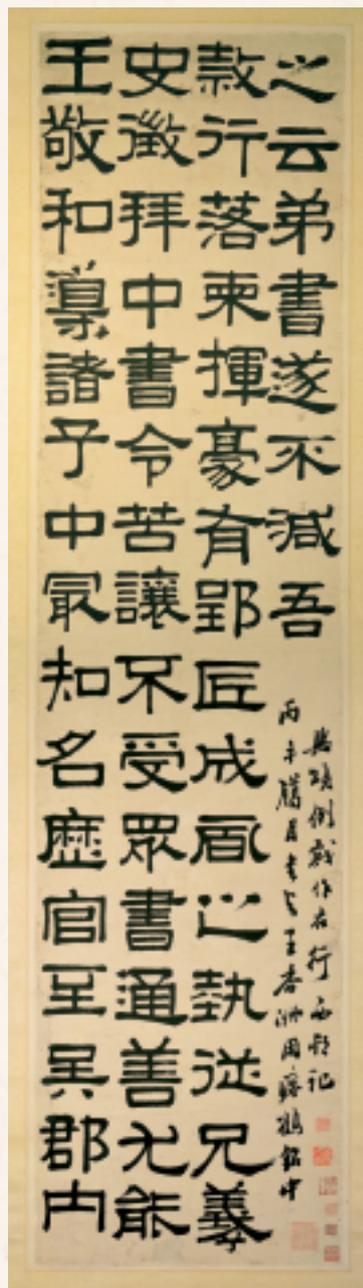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六 《定靜堂蒐集明清書畫》與
《定靜堂蒐集近代百年中國
書畫》(莊正男攝)

同樣地，東京國立博物館也為受贈作品輯印了《定靜堂清賞》（一九九一）一冊（圖五），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則分別於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一年出版《定靜堂蒐集近代百年中國繪畫》、《定靜堂蒐集明清書畫》兩本圖錄（圖六），二〇〇三年復為兩書印製《釋文紀要》。

民國九十一年四月，宗毅先生曾在故宮舉

行的文物受贈儀式中，由子媳林愛玲女士代讀了一篇文稿，其中特別引述《舊約全書》〈傳道書〉的一段話，來形容他的心情：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萬物都有定時，生有時，死有時，栽種有時，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。」宗毅先生幾番的割捨所愛（拔出所栽種的），這份胸襟，無疑已經凌駕過收藏家的境界，而近乎於宗教家的虔誠與熱情了！當然，透過前述



圖八 清 呂世宜 隸書 軸
一三〇.五×三三.二公分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三座博物館所出版的精美圖錄，也確實如宗毅先生期盼的，顯著地發揮了推廣藝術的積極效益！

定靜堂叢書

除了對書蹟與繪畫的高度關注，出身書香世家的宗毅先生，還同時熱衷於文獻典輯的蒐集和整理。自民國六十四年（一九七五）起，已陸續集結出版過多種形式的《定靜堂叢書》（圖七）；茲簡要分述如下。

《定靜堂叢書》的第一函（一九七五年出版），共計十冊，內容包括由呂世宜（一七八四—一八五八）所撰著的《古今文字通釋》七冊、《愛吾廬題跋》二冊，以及《愛吾廬文鈔》一冊。

呂世宜是福建同安人，字可合，號西村。道光十七、十八年（一八三七—一八三八）頃，曾應林國華、林國芳昆仲（註七）之聘，

來台講學。寓居板橋林家，垂二十年。呂氏兼善篆、隸、八分書，又喜歡收藏彝器款識、漢唐碑版。因為積極倡導金石學與碑學派書法，致能享有台灣金石學導師的美譽。（註八）目前故宮收藏的呂氏書蹟，計有「呂世宜隸書」（圖八）、「呂世宜行書五言聯」（圖九）、「呂世宜書西漢古鏡記」（一八四二）、「呂世宜臨孔彪碑拓本」（一八四三）等數種，正可據以比較其不同形貌的筆致風神。

《古今文字通釋》凡十四卷，曾由林維源校刊，並為之寫序。全書初刊於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，宗毅先生編輯《定靜堂叢書》時，係據原刊影本，將十四卷分訂為七冊。（註九）此書詳細考證古今文字的源流與變遷，是有心研究文字學的入門利器。

《愛吾廬文鈔》撰成於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頃。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，林維源有校勘刻本，後又為潘祖蔭收入《滂喜齋叢書》中。定靜堂發行此書，便是以東京靜嘉堂文庫

所藏的《滂喜齋叢書》本為基礎，重新再加校正出版。另外，《愛吾廬題跋》二冊，則匯集了呂世宜留台期間的題識跋語，編著者吳守禮先生除了添註標點，且詳加校勘，製作人名字號索引、篇名及引用書籍筆劃索引，以便於讀者檢閱。

宗毅先生於《愛吾廬文鈔》重刊序文中表示，自己發願複印《古今文字通釋》，目的乃是為了紀念林家遷台將近二百年，而出版《愛吾廬題跋》，則是想藉此來追念祖父林維源逝



圖九 清 呂世宜 行書五言聯軸 一一四.二×二九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世七十週年，和父親林祖壽去世三十週年。

在《愛吾廬文鈔》的重刊跋文裡，宗毅先生更寫了一段相當感性的記述，他回憶自己幼年時，常在林家花園和舊大厝間嬉戲，看到廳堂上懸掛的匾額、楹聯，雖尚不能完全了解其中的含意，但隨口誦讀，倒也別具一番趣味。當年，母親就曾指著其中特別端麗醒目的一件，告訴宗毅先生說，這正是呂西村的手蹟。如今自己真正能為呂氏編印文集了，母親卻也已經棄世，所以這部《愛吾廬文鈔》的出版，

便是爲了抒發心中對於慈母的深切思慕哪！

民國六十五年（一九七六）四月，宗毅先生再度收集《呂世宜西郵先生研究資料附呂世宜年譜》、《台灣林本源家文物及資料附林維源略年譜》兩項資料，合編爲乾、坤貳冊，是爲《定靜堂叢書》的第二函。

「乾冊」可視爲《定靜堂叢書》第一函的續作。宗毅先生有感於呂西村的研究資料日趨散佚，爲了讓世人不致淡忘了這與位林家淵源深厚的書畫家兼文字學家，宗毅先生特別央請業師吳守禮先生，負責編輯呂氏年譜，同時附以宗毅先生自己所整理的呂氏學藝年表，藉資彰顯其學術及藝能。

「坤冊」所輯錄者，囊括渡台林氏家族的圖像、墓誌、書蹟、傳記、年譜等，另附林衡道撰述的〈板橋林本源宅之建築〉一文，以及諸多照片檔案，爲研究林本源家族，提供了最豐富的史料。

此書中刊印的「林母王太君墓誌銘」與「林母黃太恭人墓誌銘」，原本爲簡易的線裝形式，民國九十一年贈與故宮後，目前已交付書畫處裱畫室重新裝池成冊頁，不日可望以全新的面目，同列故宮受贈書畫的典藏之林。另外，「坤冊附錄中」刊印的「董其昌書畫合璧冊」、「石濤山水冊」，也分別於民國九十年和九十一年入藏本院。

民國六十七年（一九七八）三月彙輯出版的《定靜堂叢書》第三函，共計三冊。分別爲《清乾隆間刊「同窓琴書記」校理》、《明清閩

南戲曲四種》和《清光緒間刊荔枝記校理》。

《清乾隆間（四十七年）刊「同窓琴書記校理》（一九七五），係講述東晉末年，梁山伯與祝英台由於同窗求學，進而衍生男女之情的一段戀愛故事。五〇年代，此情節因被拍攝成黃梅調電影而聲名大噪，但最早的刊刻本在中國清末時期，卻曾面臨散佚的厄運。所幸海外如日本、西班牙和美國等地的圖書館中，尚保存有部分傳本。宗毅先生重印的《同窓琴書記》，乃是根據荷蘭籍龍彼得教授所珍藏的攝影本而來。同書並複印有吳守禮教授之〈校理〉、〈韻讀〉、〈分類詞彙〉等手稿，讀者可藉茲一探該書曲詞、說白中所出現的閩南方言、音韻，以及詞彙於歷代的演變軌跡。（註一〇）

《明清閩南戲曲四種》（一九七六），內容包括《嘉靖刊本荔鏡記戲文》、《萬曆刊本荔枝記戲文》、《順治刊本荔枝記戲文》與《萬曆刊本金花女戲文》。「荔鏡記」與「荔枝記」所述，即陳三、五娘的戀愛故事。「金花女」，則是描述劉永與金花這一對恩愛夫妻，因爲夫婿赴京應試，導致二人離散，終爾重獲團圓的故事，又名爲「金姑看羊」。

這四齣戲曲的原刻刊本在中國早已散失，編著者吳守禮先生（註一一）特別從英國牛津大學、日本神田喜一郎博士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處，取得拷貝，並且加以校理。四本書早年雖已分開刊印發表，但由定靜堂重新匯集成一冊，不啻爲有心研究閩南俗文學的人

士，提供了莫大的便利。

至於《清光緒間刊荔枝記校理》（一九七八）一書，在性質上，屬於《明清閩南戲曲四種》的補編。光緒刊本的《荔枝記》戲文，乃是由前述三種荔枝記蛻變而來，堪稱陳三五娘故事在文學演化史上的最後一環。編著者吳守禮先生於此書中，除詳實標校原文，撰寫校勘記之外，復精心編纂〈光宣間刊荔枝記各本字形異同表〉、〈方言詞彙〉及〈分類索引〉，此等治學方式，實無異於清代考證之學的延續！

民國六十七年（一九七八）月，宗毅先生再刊印《板橋林氏叔姪藏印選輯三種》壹冊，內附朱子書易繫影本，和張少武的臨書兩種，合而為《定靜堂叢書》的第四函。

這部印選，輯合了林季丞（柏壽）、林朗庵（熊光），與林志超（宗毅）三位先生最完備的印譜資料，其中頗不乏近代及當代名家的力作，諸如趙之琛（一七八一—一八六〇）、楊澥（一七八一—一八五〇）、錢松（一八一八—一八六〇）、趙之謙（一八二九—一八八四）、吳昌碩（一八四四—一九二七）、王壯為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九八）（圖一〇）、曾紹杰（一九二一—一九八八）（圖一一）等。



圖一〇
臺員林氏定靜堂所
藏書畫（一九七一
年王壯為刻）



圖一一
定靜堂收藏印（一九
六八年曾紹杰刻）

由於三位先生所經手典藏的書畫作品，每多鈐有收傳印記，據此印譜，不獨可以逐一判讀印記內容，賞鑑方寸藝術的成就，更可據以追溯篆刻者與印主之間的翰墨因緣，的屬聯繫、探討林家收藏品的絕佳橋樑。

《定靜堂叢書》第五函（一九七九），是由清中葉劉寶楠（一七九一—一八五五）所撰輯的《論語正義》（圖一二）。清代考據之學盛行，學者相繼投入以語言學及科學的角度，來詮釋古代經書；《論語正義》正是此一學術潮流中的產物。



圖一二 定靜堂重印《論語正義》（莊正男攝）

此書雖由劉寶楠具名，其實是總合劉寶楠的父親劉覆恂、伯父劉台拱、兄劉寶樹、子劉恭冕等一族三代，合計五家的立論，堪推為清代經學領域中，極為特出的研究成果。（註一）

《論語正義》的初本刊行於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，很可惜，原刻本至光緒年間已極少見。宗毅先生幼年啓蒙時，即曾經研讀過此書的重刊本。寓居日本以後，竟然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，於神田山本書店購得了同治刻本，欣喜之餘，遂將此珍貴善本影印出版，以廣流播，同時也希望透過此舉，寄喻人子之孝思，並緬懷自身成長與受教的經歷。（註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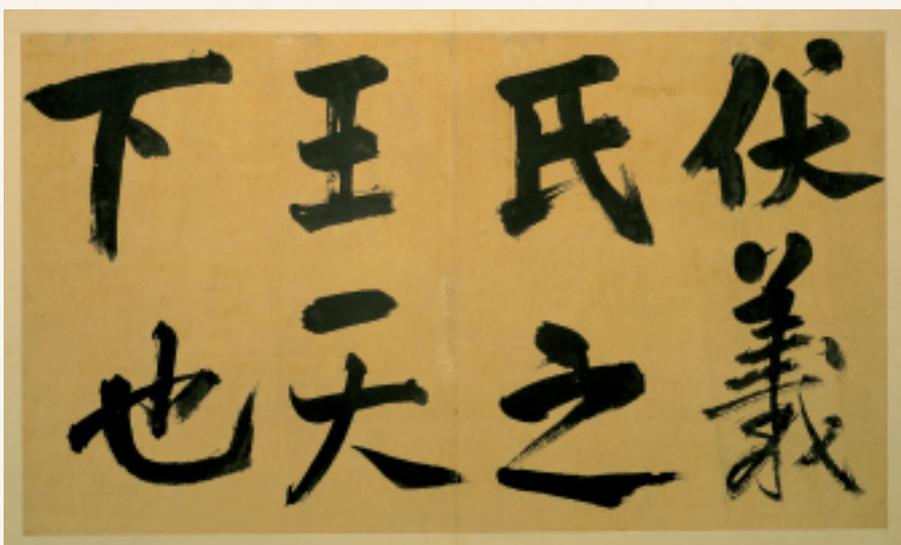
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

今年（二〇〇四），適值宗毅先生的祖父林維源逝世百年，爲了紀念這位自己最敬愛的長輩，他特別責成「財團法人林宗毅博士文教基金會」與故宮博物院合作，共同出版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，即《定靜堂叢書》第六函。宗毅先生自稱，待此書付梓之際，他已經八十一歲了，所以此書不妨視之爲叢書的完結篇！

這部名品選所收輯者，都是從捐贈給三個博物館的作品中，所篩檢出來的菁華。其中，選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者，凡八十五件；選自東京國立博物館者，有六十件；選自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者，有一百零五件，合計爲二百

五十件。

本書網羅的名品，開端於宋代朱熹（註一）四（一一三〇—一二〇〇）的「書易繫辭」（圖一三）。此冊原本屬清宮舊物，道光年間賜與恭親王奕訢，後爲旅居東瀛的羅振玉購得，並輾轉入藏於三菱岩崎家。二次戰後，此作再



圖一三 宋 朱熹 書易繫辭 冊 第四開 三五五×六一八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四 清 謝穎蘇 水墨牡丹 軸 一四六×六八公分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度流入市面，宗毅先生於東京美術俱樂部巧遇之，遂將其納為定靜堂的珍藏。（註一五）

民國七十二年（一九八三），宗毅先生慨然將這件存世唯一的朱子大字行書重歸故宮所有，不僅蔚為國家典藏的美談，更充分展現了藏家無私的襟懷。

除「書易繫辭」以外，本書中的早期作品，另有明代書畫廿六幀，包括吳偉（一四五九—一五〇八）、文伯仁（一五〇二—一五七五）、徐渭（一五二一—一五九三）、張瑞圖（二五七〇—一六四〇）、王鐸（一五九二—一六五二）、倪元璐（一五九三—一六四四）等，俱屬各領藝林風騷的一時名家。

當然名品選的最大宗，還是清代、清末民

初和民國時期的作品。其中固然以近代大陸地區北、中、南三區的藝壇代表為主軸，但亦不乏清代寓台名流，如呂世宜、謝穎蘇（一八一—一八六四）（圖一四）、周凱（十九世紀前半）等人的書蹟或畫作。

至若當代大師及名人的製作，更是不勝枚舉。諸如徐悲鴻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五三）、劉海棠（一八九六—一九九四）、黃君璧（一八九八—一九九一）、張大千（一八九九—一九八三）、傅抱石（一九〇四—一九六五）、林玉山（一九〇七年生）、王壯為（圖一五）、江兆申（一九二五—一九九六），乃至晚近新崛起的中青輩畫家，如周澄（一九四一生）、李義弘（一九四一生）、黃財松（一九五二生）（圖



圖一五 民國 王壯為 行書定靜堂 橫披 三八·四×一〇八·二公分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

一六）等人，亦皆有創作參與其間。誠如宗毅先生當年所期待的：「對近代的作家及後起的當代作家應當要有正確的認識，……經過長年的戰亂而有所散逸的資料，若不趁現在好好的作整理和保存，日後恐怕就更不容易處理了。」（註一六）正是基於宗毅先生的這番理念，本書所選，絕不侷限於美術史特定的門派，而是儘量求其廣泛賅備，務令讀者能統觀此一時期美術發展的總體面貌。

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的編輯，除了精印圖版，裝訂成〈上冊〉之外；還網羅了多篇相關著述，包括鶴田武良、富田淳、湊信幸、林柏亭、王耀庭和筆者等六人的論文；宗毅先生本人也特別為此書親撰〈後記〉、〈注釋〉、〈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代跋〉、〈再談故宮藝林〉等四篇文章，加上圖版解說，合而為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的〈下冊〉。文字與書畫兩相參照，益能讓讀者充分領略書中每一件作品的遴選原則與用心。

後記

民國九十一年四至六月間，故宮為了感謝宗毅先生多次捐贈書畫的義舉，特別推出「林宗毅先生誠道先生父子捐贈書畫特展」（圖一七），同年，筆者曾以斯項展覽的作品為前提，撰成〈從定靜堂捐贈文物談中國近代繪畫的幾個面向〉一文。由於該文所涉獵的範疇，主要聚焦在故宮所接受贈與的文物，以致有諸



圖一七 故宮「林宗毅先生誠道先生父子捐贈書畫特展」展覽現場
(林豐松攝)



圖一六 民國 黃財松 林家花園圖
一三四·一×六〇·九公分
軸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

多晚近名家的畫作，無法於文中一一述及。

此文經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登載（註一七）後，未幾，宗毅先生遺人由東京捎來《定靜堂蒐集近代百年中國書畫》一書（註一八）見贈，意在期許筆者能夠針對近代書畫，續作更周延的探討。而即將於四月出版的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，宗毅先生也在〈後記〉一文中，重提此事，並且表示：「深感有必要從我捐贈三處的藏品中，編纂出一本名品選。」

宗毅先生已年屆耄齡，但對年輕一輩學子的著作，猶能細心展讀，甚至激發出編纂精品合輯，以嘉惠後學的職志。這份對藝術史發展的高度關懷與熱情，委實令人感佩。願藉斯文，聊表回應，並為先生壽！

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八日寫在
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出版前夕

註釋

- 一、林本源家有關資料，請參見吳守禮、林宗毅編，〈呂世宜西邨先生研究資料·台灣林本源家文物及資料·合編乾坤二冊〉（台北：定靜堂，一九七六），坤冊。
 - 二、林家園邸的總面積有一七三一〇坪，主要建物於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落成，庭園亦佔五千五百坪之闊，素有台灣第一園的美譽。
 - 三、園邸後經林家捐資修復，並贈與板橋市政府，已於二〇〇一年起，開放供社會大眾遊憩休閒使用。
 - 四、宗毅先生的叔父林柏壽先生（一八九五—一九八六），還有族兄林熊光先生（一八九七—一九七一），亦皆素富收藏，分別以「蘭千山館」和「寶宋室」為齋號。參鶴田武良，〈林宗毅先生及定靜堂的收藏品〉，收在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四）。
 - 五、參鶴田武良，〈林宗毅先生及定靜堂的收藏品〉一文，同前註書。
 - 六、宗毅先生曾先後於一九八三、一九九〇、二〇〇一年，三次捐贈書畫給東京國立博物館，合計有一百二十一件。
 - 七、林國華、國芳昆仲，即板橋林家宅邸的肇建者。國華屋號「本記」，國芳屋號「源記」，合而為「林本源」之名。
 - 八、參林宗毅，〈古今文字通釋影印後記〉，《古今文字通釋》（東京：定靜堂，一九七五）第七冊。
 - 九、吳守禮，〈呂世宜西村著述考略〉，收在《呂世宜西邨先生研究資料附呂世宜年譜》，頁二一。
 - 一〇、參吳守禮，〈同窗琴書記校理前言〉，及林宗毅〈同窗琴書記校理刊後記〉，《清乾隆間刊「同窗琴書記」校理》，頁一一、一三五—一三六。
- 一一、吳守禮是宗毅先生的老師，曾任教於台灣大學，長期從事整理、校勘早期閩南語文獻資料。
 - 一二〇一年，獲頒首屆台灣總統文化獎（又名百合獎）。
 - 一二、參宮崎市定，〈定靜堂藏論語正義原本〉，《日華月報》（一九七九年十一月）。同文亦收在宮崎市定，《獨步吟》（岩波書店）。承宗毅先生提供本項資料，特此申謝。
 - 一三、參吳守禮，〈述定靜堂藏劉氏論語正義原本複印緣起〉，《定靜堂叢書》第五函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一九七九），第一冊。
 - 一四、朱熹，字元晦，晚號遜翁。紹興間進士，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，著有《四書集註》，《朱子大全》等。諡號曰文，並被追封為徽國公。亦兼善書法，筆勢勁疾，雖不刻意求工，但觀其點畫波磔，卻皆能合乎法度。
 - 一五、參《定靜堂叢書》第三函，〈後記二〉，頁一九八。
 - 一六、《近代中國畫集》（一九七四）林宗毅先生跋文。另參富田淳、湊信幸，〈林宗毅先生及定靜堂收藏品〉，收在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。
 - 一七、拙文請參見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一三四、一三五期（二〇〇二年九、十月）。
 - 一八、《定靜堂蒐集近代百年中國書畫》（日本：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，二〇〇〇）。

